

魯齋集附錄補遺

三







集 齋 魯

遺 補 錄 附

(三)

王 柏 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齋

集 齋 魯
遺補錄附
冊 三

撰 者 王

發 行 人

王 上 海 河 南 路

雲 南 路 五

柏

印 刷 所

商 上 海 河 南 路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上 海 及 各 埠
務 印 書 館

魯齋集卷之八

宗忠簡公傳

宗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天姿沈毅識度深遠才敏而用周至大至剛之氣始終不屈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春秋左氏程文有心不可欺之說有司喜曰吾爲朝廷得人矣登元祐六年第宣仁聖烈垂簾有詔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必如詔可中程公曰事君自今日始豈可希前列効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八年以將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嘗攝邑事吏以少年易之及聽訟迎刃而決不淹月大治呂惠卿移帥廊延以模屬辟公力辭不受調衛之龍游令丁內艱服除調膠西令按治宿姦不畏強禦捕羣盜數十焚其廬威譽赫然丁外艱服除調晉州趙城令言於朝曰趙城前有并河汾陽之險後有晉絳蒙坑之固左霍邑右太行沃野百里實用武之地乞援楚之漣水澮之德清命以軍額屯兵以備不虞不報公曰今固承平無虞他日當有知吾言者政和三年知萊州掖縣部使者以朝命科取牛黃公力拒得免公曰吾之爲邑始之以信濟之以威信旣孚矣威亦何用五年通判登州時朝廷遣使由海道與女真結盟公憂形于色曰軍旣自此始矣有道士高延招倚林靈素凌蔑郡邑公窮治其罪不顧及公丐祠而歸結廬山水間有終焉之志道士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訴于朝而靈素主之遂褫秩羈置鎮江公聞命就道

無纖芥懼。宣和三年，始復承事郎，就差鎮江府酒官。靖康元年，北虜犯闕，旣退，詔侍從舉知御史中丞陳過庭以公薦。八月，召擢宗正少卿。使虜以和議名，公曰：「虜情不可測，名不正則徒取辱耳。」請改爲計議，且謂人曰：「此行必不返，問其故，則曰：『某豈能屈節虜庭，上辱君命邪？必死賊。』議者以公太剛，改命劉岑。九月，出知磁州。時太原失守，真定被圍，卽日單騎渡河，繕城浚隍，治器械，募義兵，增價入粟，爲必守計，不逾月而備上疏乞邢、洺、磁、相、趙各募精兵二萬，教習之，使常有十萬兵，遞相爲援。上嘉之，諸郡議不合，虜再南，驚公大治兵，與滑濬相掎角。虜知有備，乃東趨大名、魏縣，由李固渡渡河，乃分兵攻磁。公命神臂弓射退出，義勇追斬數百級，士氣益奮。時王雲、靖康王使虜和至磁，公迎謁曰：「聞虜已由李固渡渡河矣，萬一如肅王爲虜所留，雖悔何及！」力請輶行，會百姓亦怨王雲，邀王徇虜殺王雲，遮馬留王，王遂還相州。虜已圍京城。十一月，上除王爲兵馬大元帥。公與汪伯彥爲副元帥，以師入援。十二月，丁丑，公與裨將秦光弼、張德邀虜于李固渡口，夜擣其壘，破三十餘塞。翌日，王檄諸郡發兵會大名。癸未，公至大名。王議師所向，公請直趨開德，入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猶以和議難之，獨王以爲然。戊子，公提兵二萬，趨開德擊虜。十三戰皆捷。會京城遣張澂持詔書，同虜騎叩開德，問王所在，且言虜再議和，援兵未宜遽進。公曰：「此爲虜所脇來，款我耳。」命壯士射之，虜遁。已而王命與黃潛善分統勤王諸軍，王檄諸帥以虜懷詐僞和，實杜四方之師。宜審料敵勢，可進則進。公示諸將曰：「王已酌知虜情，吾等可坐視乎？」請王偏激諸道，約日同進。時趙

野爲北道都總管范訥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合軍南京號宣總司偃然自衛殊無進兵意公移書以大義切責之皆不答向子諲駐宿趙子崧守陳何志同守許閻丘陞守濮曾懋守曹列屯環京城無敢動翁彥國以經制使總東南兵駐泗不行公獨以孤軍進至南華命裨將陳淬出虜不意擊之虜自宛亭逼興仁府分兵寇開德公遣孔彥威與戰又破之公度虜必犯濮密戒權邦彥爲備虜果至濮公遣二千騎爲援敗之虜復向開德邦彥彥威合擊又破之公親率諸軍進衛南曰兩國旣和我欲入覲君父遂揮而前處陳兵以待公曰今前後皆虜壁進退等死當死中求生人人爭奮無不一當百虜遂大敗斬首數千虜益生兵陽敗而卻公曰彼十倍於我一戰遽卻是必有謀若襲我則殆矣卽徙軍南華虜果夜至得空壁大驚次日公自南華過河襲擊又敗之公所得俘囚問京城動息又得王檄知二聖北狩天族偕遷公北向號慟卽日自臨濮趨滑州由黎陽大伾邀乘輿孤進戰他軍無一會者及聞張邦昌僭位卽回戈內向先遣健步持檄慰撫京城又得王書言僭僞義當征誅聞其出於權宜未可重擾京城不若按甲近畿移書問故候得其實討之未晚公卽移師觀畔且復王書曰姦臣邦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止勤王兵篡跡顯然自古姦臣其初未嘗不僞爲謙退中藏禍心今二聖諸王北去惟大王在天意可卜正宜有以歸天下之心不可緩也及聞都城反正貽書于王曰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尙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

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公謂人曰結怨王之左右矣不恤也又累表請早決大計王命公揔諸將於長垣韋城衛南南華屯衛五月王卽位于南京詔公入對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爲賞罰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顧於稠人廣衆之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毋使小人參之三論臣下有懷姦藏慝嫉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灑心彈糾毋有所隱上納其言將留公黃潛善汪伯彥惡之出公知襄陽府復有割地取和之議公上疏曰陛下初紹大統奈何遽聽姦臣之言欲割地以啖虜乎前日靖康姦臣未嘗議遣朝說一言以告和暮獻一說以乞盟詞卑禮厚惟虜是徇終有前日之禍宜人臣弗與虜共戴天而俱生臣意陛下亦赫然震怒一洗前日之恥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豈可復徇姦邪之議哉爲是說者既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心而褫其氣臣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其言改知青州會李綱入相公與語及國事慷慨流涕綱爲上言綏集舊邦非澤不可遂徙知開封府是時虜兵初退守備廢圯盜賊縱橫公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羣盜屏息人情始安王善者河東之巨寇也領兵七萬叩濮州謂京城殘破不足語勇直欲據之公自料勢未易敵戒都統以下守城吾將親招之單騎竟造賊巢善亦訝公之來約與公會公略不出一語但執其臂仰天號慟徐曰朝廷二百年涵養當危難時無一人出爲時用使當時如有公一二輩豈復有今日之患今正立功之秋王善爲公忠義感動亦同聲而泣且曰敢不効力公附耳語之曰來日當以節度使相處諸將謂公此行不復返矣

及公歸諸將出迓公曰事畢矣善隨以狀至欲不領衆歸降且有解甲帶甲之請公書從便二字善益心服越三日來降衆疑不決人情滯公獨信之篤也善以五百甲騎從餘皆解甲既至左右止之曰此留守司門擅入者處斬善乃下馬趨入拜于庭公繼以禮接之曰公禮相見不得不如此延之以飲臨行曰昨已許公節度使先授照帖當卽具奏善大喜且請到寨撫諸將公許之不疑旣入寨第賞有差自是軍聲大振又有王再興掠西京李貴往來淮上楊進者號沒角牛及王進等頭項人所至侵掠公徧遣人諭以禍福招來之羣盜素服公名相繼而至楊進者尤所敬慕公曰軍中老弱婦女久被驅虜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放幾二萬人楊進屯城南王進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領衆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公以片紙喻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勝負自見二人相顧慚沮而退公之去破也而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中軍將李世隆與將校郭進殺侃爲亂至是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公世隆入拜公詰其亂之由世隆詞服公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立左右皆悚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其後虜犯滑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之世興欣然受命勵衆至滑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以歸公復厚賜之丁進者亦巨寇也其初來降人情鼎沸謂非真降者或請以兵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公慰勞存撫又呼首領者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明日按其

寨進益感畏黨有陰結爲亂者進自擒殺之有相率遁者進自追治之馬臯者進之次也每戰必先登一日傷而還公方撫勞而羽報又至公曰誰可代汝行者臯曰非臯不可裏瘡而前數日擒一酋而歸趙海亦招賊之雄也屯板橋輒暫路設橋以阻行者閭勍百芻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閭太尉邪悉讐之債者以聞公呼之海以甲士五甲從公方接客遽語曰殺芻者誰海曰無之出報狀示海具服命械繫獄客曰姑徐之奈甲士何公曰何怯邪治海者某諸公何預喻次將曰領衆還營趙海已械送所司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股慄會公拘囚虜使議者紛然獨許景衡言臣聞宗某之爲尹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息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開封乃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上爲宗社下爲生靈特賜主張厚加任使疏入上大悟封示公公感上知益自奮勵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五十有五人十乘爲隊坐作進退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勢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往來按試周而復始沿河鱗次爲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商旅京畿瀕河七十里命六十縣分守開濠植鹿角守備已固乃上表略曰今逆胡尙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末諭聖懷不報又疏云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行幸是人心之所惡京師乃祖宗二百年基業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

中興之業復成。每疏奏上。以付中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十二月。虜駐兵于河之北。稍稍南渡。西犯汜水。北侵胙城。時擾滑濬公所屯河上諸寨。欲併兵禦之。因乞濟師。或曰。賊鋒未易當。不若堅守自固。公曰。去冬之變。正坐此也。命統制劉衍趨滑。劉達趨鄭。各與卒二萬。戰車二百乘以往。初。岳飛犯有司。將正典刑。公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不加之罪。留之軍前。至是遣爲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曰。汝罪當死。吾釋不問。今當爲我立功。往視敵勢。毋得輕鬪。飛謝罪稟命。鼓勇而前。竟與虜接敗之。公喜擢統領。後遷統制。自是每出必捷。建炎二年正月。虜復自鄭抵白砂鎮。距京城四十里。都人恐甚。僚屬議守禦之策。公方延客圍碁。談笑自若。衆不敢言而退。各以己意部分兵伍。撤城隍之梁。乘城而備。公曰。何張皇如是。命諸軍解甲歸營。曰。吾遣劉衍。必能禦寇。復選精銳數千。益之。潛戒曰。宜繞出虜後。設伏以待。伺至擊之。又諭吏曰。上元在邇。可舉舊例張燈。因弛夜禁。士民遊觀。如平時。虜不敢進。衍與戰。大破之。遂復延津、胙城、河陰。收其輜重。甫及收燈。捷書已至。衆益大服。時有詔。諸路兵馬。以勤王爲名。因聚爲寇。議所以杜絕之。公上言曰。向者京城被圍。天下忠臣義士。憤痛爭奮。越數千里。勤王當時。大臣無謀。不能撫而用之。致有前日之變。勤王之兵。例皆撫棄犒勞。賞給不露。流離困死。弱者淪於溝壑。強者變爲寇盜。豈其本心。皆上之人。無以處之。故爾。今乘輿移蹕淮甸。中原民無依歸。故姦宄乘釁而起。且河東河西。不肯從虜者。皆自保山寨。黥其面。各立名號。以堅報國之心。今所斂黃榜。

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者解體而河東河西民皆失望臣固知非陛下之本心乃代言者不能推廣德意失言願別降詔以慰元元二月虜犯西京公命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等領兵萬餘所趨鄭大戰爲虜乘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南遁公捕得之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兵法固如是邪命斬之繼而俊民與虜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鎮與丁進遇擒之初欲持書誘公旣生致麾下公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尙可爲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軀苟活反爲虜人用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史官人曰京城不守主上巡幸領重兵在近畿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反爲兒女子語脇我邪亦斬之謂何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犒而縱之虜又犯滑公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梁州防禦使張撝請自效公大喜卽以銳卒五千授之撝至滑率將士迎敵虜衆十倍或請少避之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鏖戰至暮虜少卻公遣統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一日宣與虜大戰于北門外士卒爭奮虜退河上宣曰虜必夜濟收兵不追及半濟而擊之殺傷甚衆公命載撝喪歸爲之服總厚加賙卹仍請于上贈撝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虜自是不復犯東京矣王策者遼之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騎付之往來河上公密遣統制官王帥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喻以悟義協討策感泣誓以死報且具言虜中虛實公益喜大舉之計遂決時招

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歲半。公聞西河州縣虜兵不過數百人。餘皆脇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復上疏大略言。今之士大夫。曾不爲陛下思祖宗基業爲可惜。父母兄弟。奚望救援之意。西京陵寢爲賊所據。未有寒食祭享之所。又不爲陛下思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億萬生靈之塗炭。陛下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上遣中使撫喻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公引近座側推誠與語。期奮忠義。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以爲信驗。各令持數百本。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連結諸路豪傑。曰事可舉矣。會諸將約日渡河。故表請上還京尤力。且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楊進等領衆百萬。願北渡。茲三頭項人。皆同寅協恭共濟國事。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戎虜皆無足畏矣。不報。五月再上疏。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樓櫓已修飾。龍濠已開浚。兵械已定備。寨柵已羅列。戰陳已習熟。人氣已勇銳。蔡河五丈河皆流通。陝西、京東、滑臺、京洛蕃城。已皆掩殺。望陛下毋聽姦臣之言。以失兩河之心。沮萬民之氣。又奏曰。臣欲乘此暑月。追王彥八字軍。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護西京陵寢。馬廣等取大河、洛、相、真定。楊進、王善、李貴等。各以所部分路竝進。旣渡河。則山水寨忠義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公尹京幾歲。武備不擾而辦。屢出師剴虜抗疏。請上還京。凡二十餘奏。初述都人之言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爲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無仰乎。

是都人之望陛下切切如此中則斥大臣之姦臣託曰時巡意圖偏霸忘宗廟朝廷之重違天地神明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天下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陛下之京師想儉佞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顧中原變爲夷狄終則力陳其不忠不義者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之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天眷不足救謂諸帝陵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守之名爲可効謂偏地之霸爲可述儲金帛以爲賊資椿器械以爲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賊也掊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復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言極切至而嫉者益深公嘆曰吾志不得伸矣疽發病甚諸將排闥人問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爲我殲滅醜類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不恨衆皆掩泣曰願盡死諸將出公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實七月十二日也年七十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云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了還京闕大震雷霆之威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上已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前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以杜充代公留守都人請於朝以公子顥得士卒心請繼其任詔以顥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於虧盡反公之所爲將士去者幾盡兩河豪傑皆不爲用顥力丐終喪以歸葬于京口之峴山公平生律已甚嚴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餉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雖稍

厚食不重味衣弊不易曰君父方側身嘗膳臣子乃安居美食邪親戚故舊貧者輒予之家無留儲同舍生林迪先公登第音問不通者累年一日挈家謁公繼以疾告公往視尙能以後事屬公旣卒公恤其家備至以其女妻修職郎康森且以己女妻森弟彊以申親好其子從公討賊補官爲文登令公之急義如此者衆依公活者幾百人死之日風雨晦冥異常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都人號慟朝野相弔出涕三學之士爲文哭公者千餘人子穎終兵部郎中孫五人嗣益嗣尹嗣旦嗣□嗣安曾孫十有五人曾懋誌其墓云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鄒魯云遠天啓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宗旨是將羅李授受集于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縷析毫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鰲峰翼翼孰探其源遂通其釋墜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莘莘學子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尚絅世莫我知發揮師言以會于歸有毓斯和誠意惻怛有實斯踐光輝四達先皇永命嗣聖旁落進之太史以輔帝學詔書屢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高風凜然厲世範俗鼎台吾道云何不淑嗚呼先生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無畔岸立志不勇樞趨日稀儀刑遠隔悔不可追春回萬象月冷風清忍奠斯酒忍讀斯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孰告有偏孰攻淵原師友孤陋莫通有慨其慕天侈其逢得公盛名于船山翁獲瞻典則乙未之冬立敬居志首開其蒙自是尺牘載磨載礪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探濂洛近述鰲峰理氣之會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和必有中無疑弗辨無微弗窮豪分縷析萬理春融匪矯而異匪阿而同曰味厥旨體于爾躬必平而實必拓而充渝墮弗勇霜鬢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幸公耆壽身康氣沖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吾黨閔凶茫茫墜緒卒業無從歲月流邁行卽幽宮公之仲子莫泄哀恫抱公言行囑筆哀憐強顏敍次慨想音容如持寸莛來撞巨鐘惟德之盛惟禮之恭蕪詞弗稱有愧蟠胸奉以薦陳鑒此微衷

祭趙星渚文

惟公蚤親有道浚淵源堅卻官牒高蹈丘園河洛所啓考亭所論探討玩索如誦已言審其將發控制放奔驗彼未發培植木根貌恭而安言厲而溫恢拓日廣聞望日尊帝曰嘉哉汝其通藉時酣利祿是猶是弋孰嗜義理是保是式易退難進翔而後集翼翼道山嚴嚴講席浙水東西亦駕熊軾一念如春一清徹骨紫橐逼人幡然去國有嶧蒼古有渚泓澄地靈人顯迹隱身榮後學矩範斯世齶譙兩朝之眷四海之名胡不百年而遽棄傾舉朝失色天子震驚贈恤之典有煒丹旆未知卽惠爲誠爲明嗚呼哀哉某束髮讀書恨不立志慕德實深登門莫遂公鎮天台作成士類乃撤臯比束帛來貢冒然而前求所未至一

見傾倒若符若契學既同方合固以義窮深極微展也一致歲云莫矣踏雪告歸叮嚀宿約春以爲期疾病事變一諾差池有懷斯愧公心不移書疏絡繹使者交馳乃請于朝督命下貽暨陟崇領公已交塵黨陰未改有黯其思已已之秋拜書寓里聞公臥疾英嗣報歟曾未踰時誨言累紙慰此孤陋不寐而喜什襲珍藏如古罍洗十有大字嚴正瑰偉千載北山夜號萬鬼言志之傳神幾之似無極之妙太和之始家語之書少母之祀未終所疑未訂厥指水陸遙遙尚期操几誰謂絕筆遽同麟史斯文未喪世道方毀萬目睽睽爲蒼生起泰山曷頽梁木曷圯識與不識莫不痛瘞有訃莫聞有含莫匕匍匐一慟如刖斯趾內省而疚媿此生死南豐瓣香歸心久矣有炬傾筐有茗盈筐東望長號老淚滂只湛然清明鑒此哀誄

祭徐彥成

嗚呼自八行表公廬之望逮移轡分石笱之春蔚蔚故家之喬木森森玉樹之培庭雖芬敷而異圃實一氣之流行往歲奪其冢嫡今年喪其元孫豈曰蘭自榮而蕙自槁我則同此痛而同此心也矧予與子自昔相親憶子之幼也玉雪可念方子之壯也老氣夙成功緒沈著志慮堅凝颯颯霜穎琅琅夜燈或談古而忘寐或兀坐而不言尺度剪剪風鑒稜稜疾惡掀髯而張目見賢色暢而神溫扶義以竭其力責善以傾其情豈特一家之佳子弟實爲吾黨之良友朋也可謂得五行之貞淑意其開萬里之修程一夢不返前所罕聞割雙親之心膂飛病婦之驚魂風濤壯兮維楫失大辰落兮梁棟傾悵遺恨之襞積空搔首於

冥冥日月滔邁。卽幽戒辰。有梅花兮被壠。正露冷兮水清。何必豐碑於隧道。此卽千載之餘馨。思昔聽月窗之曉角。拄山行之老藤。不復共此風致矣。徒涕淚之交零。有肉在俎。有酒在尊。以酌爾饗。以祖爾靈。

河圖贊

河之圖兮。開天地。蹟五十有五兮。陰陽相索。惟皇昊羲兮。肇端乎神。畫心妙契兮。不知其千萬年之隔。

洛書贊

洛有龜兮負文。錫神禹兮彝倫。夏商之季兮汨堙。箕子載陳兮皇極爲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乾道御書贊

皇矣孝宗。聖德天縱。翼翼小心。親承大統。監觀王國。宗廟黍離。讎恥未復。版圖未歸。寐寤英材。弘濟大業。昧爽不顯。孜孜聽納。爰究爰度。是經是營。鳶飛魚躍。遐不作人。有赫其明。或黜或陟。破前拘攣。萬里咫尺。于弼于輔。于蕃于宣。不辟是憲。人物藹然。中興之際。於斯爲盛。維我先臣。恭承眷命。昔在乾道。試邑長沙。政聲上徹。召節亟加入覲于庭。天顏開豫。股肱之郡。汝其綏撫。于嚴于信。宣化兩替。帝曰來汝。郎省經帷。晝旣訪問。夜出奎畫。貂璫駿奔。衣冠駭暗。帝意若曰。汝言有章。旣及治具。然猶未詳。盍罄汝忠。裨我政體。毋替朕命。媚于天子。雲漢昭回。臣拜稽首。對揚天休。昌言敢後。帝心亹亹。帝謨洋洋。求治之切。度越百王。威靈在天。遺烈在下。日月于邁。邈然今古。君臣之契。自昔所難。有進有退。惟義之安。驪珠陸離。三十有九。

既勒堅珉永鎮塋阜神光發筭匪金厥籟惟忠惟孝百世其承匪忠曷勸匪孝奚則匪臣之榮惟皇之極乾道九贊

強圉敦牂乃正元日觀族孫琪乾道之章志淳而理該差彊人意猶懼其體之未切也爲之推衍先儒之說或可爲進學之助知道者不足觀也

於穆乾道其德曰元萬物之始萬化之端氣行在東於時爲春天命人受於性爲仁君子體之衆善之歸於穆乾道其德曰亨萬物之通達元之生嘉百會南陽極而陰恭敬退讓禮云禮云君子體之抑抑威儀於穆乾道其德曰利利匪己私生物之遂斂華就實禾黍薿薿義以制心大分斯得君子體之萬事之宜於穆乾道其德曰貞物理備具物生之成天紀回復爲時之冬爲性之智藏始於終君子體之正固弗移於穆乾道德曰剛健一息不停萬古旋轉維健維行剛斯可見雲行雨施乃化乃變君子體之有強無効於穆乾道德曰中正寒暑代謝無有偏勝當消而消當賊而賊正或未中惟中無病君子體之卓然有定於穆乾道德曰純粹體用渾然具美全懿邪惡莫干陰柔莫媚時曰至誠真實不僞君子體之精一無二於穆乾道是曰三陽爲夫爲父爲君之常是曰父天是曰子剛下濟而泰光明四方君子體之吾道斯昌於穆乾道君子體之終日乾乾烏可已而勇猛精進窮理致知獨險摧剛萬里載馳須臾不力明命斯應

先祖侍講平時無玩好守鄱陽日於洪丞相家摹傳古賢像六十餘軸皆紙本也其原出於祕府有手澤題其上不幸收藏太密蟻蠹幾盡得全者無幾而又散留它位某舊嘗傳寫二十餘本初未之奇也舊本既失益可寶愛近囑潘伯遠篆題其姓名暇時因各贊數語懸之素壁典刑凜然六一居士嘗謂七寶圖歐陽氏之舊物也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某質凡學陋固不足以發揮往哲抑以寓高山仰止之詠尙庶幾來者識先世之清風云

郭汾陽

巍巍令公再造唐室膽量包海赤忠貫日大姦莫間大兵莫危名將接武皆帳下兒

陸宣公

年少得君同濟大難朝奏夕疏仁義炳煥山東聽詔感泣諸叛前魏後陸時不正觀

韓昌黎

唐文三變至公而止日光玉潔八代披靡諫佛骨疏上時相書千載是非其嚴矣乎

柳河東

文盛正元鏗鏘皇雅絕壑峻崖古匣玉琴從游一誤再片不歸羅池之上秋鶴與飛

趙韓王曾

五閨將曉大明赫然抑抑人傑佐命之元功銘玉鉉名注金縢風雪夜計一新乾坤

曹周王彬

帝王之將翼義羽仁汎埽氛祲沾布陽春雷歸電熄天宇清明不矜不伐流慶殷殷

李文靖沈

風範端凝魯論翼治識遠慮深鎮浮遏銳時雖昇平日陳災異歿久言存君猶追記

王文公旦

鬱鬱三槐陰覆萬宇直幹承天屹然八柱棲鸞停鵠蓄雲洩雨穆如清風作宋申甫

寇忠愍準

有倬萊國恢恢廟謨濟川之志到海之符青衫瘴雨竹栢靈敷瀆淵一擲千載偉夫

張忠定詠

雲出華山雷厲西土以奇制變以神鎮撫猶恨承平閑殺尚書勁節獨步冰霜凜如

王沂公曾

溫溫沂公大志厚德桃李成蹊春風無迹計折姦回理化后戚宗廟之器揚休山立

呂文靖夷簡

賓日天聖政關簾帷起賢弘黨慮遠防微月殿濟權玉棺破惑舒卷屈伸深哉仁術

范文正仲淹

雪壓孤根斷蘿力學危言正色蹇蹇謌謌靈府兵精氳裘膽落先天下憂後天下樂

韓魏公琦

堂堂魏公受天間氣赫奕孤忠鎮定大器手扶日月身佩安危大沛霖雨寂然神機

富鄭公弼

慶歷人望元豐老成片言折虜訪落戒兵恩浸南北壽配岡陵鶴降星殞始終之靈

文潞公彥博

元祐黃耆翼日導乾出將入相餘五十年虎老風壯松壽節堅龐眉瑞世遐福不羈

曹文穆璋

侍中內舉器識迥殊預勉樞輔逆料胡鵠風熄狼煙霜凝金鉞襲慶將壇矯矯聲烈

狄武襄青

太平名將偉哉氣節卻梁公像留鬢邊涅西折元昊南摧智高童謠方息角大成妖

歐陽文忠修

學授孟母。一代文宗。追琢大雅。剗滌澆蹤。諫疏直筆。雪壑霜空。全節蚤退。穎水清風。

蘇武公賦

奎宿精神烏臺縹綫。神龍追電天馬汗血。世外文章筆頭風月。航海而南平生奇絕。

林和靖

野人雲臥孤山蒼蒼梅侑逸興香滿詩囊湖邊竹中猿鶴徜徉寒泉秋菊千載耿光。

醉吟先生白居易

江州司馬元和諍臣雞林聲價蠻殿規箴蠻素去矣詩酒陶情西湖浩渺雲水流馨。

宗忠簡

雙龍遐驤風埃帝邑秉鉞齋壇揮涕戮力天聲外揚臣姦內抑忠憤莫紓孔明祖逖。

岳王

赫赫武穆天開駿功聲震河洛威吞犬戎梟檜忌武烏臺勘忠齊名諸將愧死英風。

張魏公

中原雲擾閩外專征東遺淮楚西敗富平勢裂南北天摧大勳千載公議一點忠誠。

魯齋集卷之九

上蔡書院講義

聖人垂世立教，具存典則。先賢明道講學，則有正傳。惟其傳得其正，然後不失其典則也。自孟氏歿，聖遠經殘學，絕教弛。其所謂士，縱橫乎戰國，刑名乎秦，黃老乎漢，夷狄乎晉漢隋唐。至我朝周夫子勃興，建圖屬書，根極要領，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開河洛百世之傳。是以二程夫子推廣其道，以教學者必以持敬致知爲入德之門。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用云者，此決定不可易之理。則在云者，謂致知之中，卽進學之地也。其高弟上蔡謝先生，則曰：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大居敬云者，如居處乎此敬之中，大莫大乎此也。貴窮理云者，必窮極其理之所至，貴莫貴乎此也。其指示學者，最爲親切。夫敬者，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之本也。蓋心爲活物，乘氣機而出入，凝冰焦火，淵淪天飛，亦危矣哉。不有所統攝主宰，其德消亡，而天命亦幾於息矣。而其所用工者，諸老先生嘗備言之。學者先須識得敬字，分明，然後有以持守。曰：主一無適者，敬之本體。以存主言也。曰：整齊嚴肅者，敬之氣象。以操持言也。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以貞體此敬也。曰：戒謹恐懼者，以畏體此敬也。曰：儼若思者，以容貌體此敬也。曰：常惺惺者，以不昧體此敬也。文公敬齋一箴，正是鋪敍持敬工夫節目。第一章言其靜之無違也，第二章言

其動之無違也。第三章言所以正其表。第四章言所以正其裏。第五章言其無適也。第六章言其主一也。第七章以動靜無違。表裏交正。總括一篇之大意也。第八章慮其工夫之間斷也。第九章慮其工夫之差舛也。分明畫出一箇敬字。四方上下。斷截遮闌。更無透漏。工夫益密。學者苟有志於持敬。固不患其不知用力之方矣。知者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物之理有所未明。則心之知有所未盡。大學所以使人窮物之理。極吾之知。程子言格物之道。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雖此三言。包括已盡。先後之序。又有不可紊者。必以讀書居于先。應事接物居于後。蓋應事接物之當否。此一節最未易到。初學者。且當以讀書爲主。雖事事物物。固皆有當然之理。與其所以然之故。不讀書。則無以識其事事物物之則也。自堯舜以來。聖賢千言萬語。載在方冊。皆經世之準度。爲學之綱領。若憑虛而暗索。蹠等而要求。無由可以致其知。必隨章而玩味。必逐句而精考。胸中之權度。稍定。是非邪正之大分。漸明。然後可以評古今。論人物。參伍而觀錯。綜而證。而後應事接物。庶乎裁處剖決。周流圓轉。無不中節。更練愈深。義理愈瑩。無往而非窮格之工也。先後之序。井井有條如此。上蔡先生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朱子又詳陳其窮理致知之條目。見於大學或問之中。謂極其心之本體。無不盡。然後謂之知。至學者苟有志於致知。固不患其不知用力之方矣。程子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先後之序。又極其精切如此。上蔡先生謂常惺惺。

法正訓敬也。敬是常惺惺之法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酬酢萬變。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效也。不敬則此心昏昧。怠惰。人欲肆而天理微。物交物引之而去矣。則遂失其正。此不敬之驗也。是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端莊靜一之中。此敬也。應事接物之間。亦此敬也。講明道義。非敬則若有若亡。議論古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於人倫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舛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偏廢。實爲相須。蓋不知則不能得持敬之方。不敬則無以爲致知之本。所以謂前賢明道講學。自有正傳者。此也。抑嘗觀大學之言。正心誠意。此卽居敬之功也。至言致知格物。又窮理之要也。鄒孟氏盡心知性者。窮理之謂也。而存心養性。則又居敬之道也。至中庸所論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是又居敬窮理功用之極致。歷考魯鄒伊洛垂教傳心之妙。其指要綱領。莫不若合符節。而上蔡先生顧以一言舉之。明白端的。了無滲漏。是豈非百世學者造道入德之指南乎。恭惟聖天子尊崇道統。表章正傳。學校之外。書院幾偏天下。何其盛哉。在昔先朝。以安定胡先生之書院。推廣其規模。設爲州縣之學校。今雖有州縣之學校。又收斂其規模。爲四方之書院。同師孔孟。同尊周程。同爲國家長育人才之地。初無異也。此蓋上之人作成教養。無所不用其至如此。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前使君以此邦獨未有書院。於是追前賢以植風聲。拓鑾宇以來。衿佩所以興起人心。汲引後進。仁矣哉。得爲政之大本。先生有曰。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

求今賢使君以師友淵源之懿盡承流宣化之職以聲氣上求先生之心亦以聲氣下求爲學之士道同心同感應之妙自有不容言者夫子曰雲從龍風從虎亦各言其類也惟天台地靈人傑廸關雎之教爲袞繡之鄉衣冠文物獨爲東南之望又有先輩遠庵諸老先生親傳考亭之學流風餘韻薰蒸漸漬不爲不久深山長谷之中陋巷窮閭之下豈無抱道蘊德深藏不願人之知者聲應氣求必有幡然而起相與講求先生所謂大居敬而貴窮理者矣柏雖不敏願與諸君相勉焉孳孳實下工夫謹毋失先生切問近思之學故不敢踰等及於高遠幸毋易之

古易音訓

予暇日校正音訓而有未能釋然於可疑者久之方悟成公之謹於缺疑也善於復古也所謂古文者今亡矣昔劉向嘗以宮中古文易扶施離孟喜梁丘賀三家多有脫落獨費氏經與古文同鄭康成王輔嗣固皆出於費氏今之易卽古文易也今易之字則非古文之字也況籀篆旣更隸王益異轉相傳寫之訛豈能盡合於古哉晁氏旣不見古文易今所按古文不知其何所據也姑以古之異同者言之今之若古之巒字也以爲當從古也凡經傳皆書此巒宜也向乾以下旣更此若獨於離卦出此二巒豈不可疑乎趾之爲止誠古也或加足或去之亦豈有二義哉拯之爲承亦古也而又不一於承何也聚之爲取鮮之爲渺未嘗盡出於一如亨享佑祐之類尙多有之若喪之與喪非有大異特筆法互有得失而成公豈不

能訂其是而歸于一乎。缺疑存古之道不當若是。此成公所以一循其舊也。其大不得已者天一地十章。移在天數五之上。此則存程子張子之言有不容不移者。今成公於字音因晁氏之舊而增廣之。異同之間不敢輕加一字。謹之重之如此之至也。乃於千載傳襲不疑之書。銳然撥亂而反之正。則其不可不復古也。審矣。晁氏先於復古者也。成公豈苟從者志偶同也。至於訂古有未盡善者。則成公亦不得而盡從也。曰古字。曰今字。曰籀字。曰篆字。曰隸字。分別若甚精。訂定若甚確。徐而考之。蓋亦未能盡合乎法也。至以卦氣斷其字之是非有無。此則不能不疑也。抑嘗思之。不有音訓類其同異。則不知諸儒之得失。不見諸儒之異同得失。則不知伊洛以來傳義之精也。音訓之有益於後學如此。知其所以異。而能察其所當同。而後可以謂之善觀。今大綱領既正。音訓甫畢。而成公夢奠精神全在卷第之下。分行註中。讀者尤當留意焉。

汪功父知非稿

萬事無不由學而至。惟詩未必盡由於學。其工可學也。其氣骨實關於人品。朱文公獨愛韋蘇州詩。以其無聲色臭味爲近道。此言不特精於論詩。尤學道者之要語也。自三百篇以來。獨平澹閒雅者爲難得。夫平澹閒雅者。豈學之所能至哉。惟無欲者能之。非無欲之詩難得也。正以無欲之人難得耳。吾於功父之詩。似覺微有此氣骨。若充之以學。庶此氣骨開張完固。而駿駿乎成矣。一日以知非稿見示。而予得以審

其是非作之者固欲知其非而觀之者蓋欲知其是予方定其端以待功父學之成它時會有識者符予之言

禱雨劄子

伏聞某官憂農閏雨磨神不宗而又禱祈於社稷於義尤爲至當蓋社者實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者實專於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自昔國家所以昭事祈報莫重於此與其屈膝於老子釋氏之祠與夫妖妄淫昏之鬼者相去遠矣愚又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之山川今用黃冠之教而上供其皇天上帝是禮之僭也又以髡緇夷族旋繞廁穢於宣布教化之庭是禮之亂也至于職分所得而祭於禮爲正者則前後未有能舉而行之者誠爲缺典夫山川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也今東陽之爲郡北山奠其後雙溪媿其前此所謂境內之名山大川是也愚自兒童時每見北山有雲冒其巔須臾必雨雨則滂沛周于四境近年以來雲雨多興於南山之西而所及者有限蓋陰倡而陽不和其氣逆而勢不順縱有豐年而東北常歉蓋北山者一郡之望山也今其氣鬱亢久矣誠得賢使君立其壇壝牲幣之制考其登降奠饋之節躬率僚采精白嚴事必有昭應夫人之於天地均一氣之流行然是氣無所攝屬則決無感應蓋天子命諸侯主是山川以蒞其人民社稷之事故其氣屬我相聯接而無間夫山川者天地之正氣也人以正氣感之

則正氣應以戾氣感之。則正氣不應矣。苟能正其祭祀之本。先須正其感召之氣。凡政事之淹鬱者。疏剔之。凡征榷之苛急者。寬弛之。使千里人民之氣和。而山川之氣已漸和矣。然後齊肅一心積蓄誠意。會山川之氣。通幽顯之神。何所禱而不應哉。昔南軒張先生嘗行于桂矣。試取文集觀之。信不誣也。輒不自揆。以書生迂闊之言。恐可以裨贊愛民事神之盛心。如或可采。願勉強行之。

水災後劄子

竊惟婺女之爲郡。三面阻山。而太末之水限其西南中間。沃壤甚狹。豐年樂歲。僅僅自保。國家無兼歲之儲。上農無半年之食。一遇水旱。上下俱困。今年陰沴馮陵。西疇告病。橫風淫雨。浸蕩於其外。螟螣蟊賊。蝕噏於其內。烏苴槁粒。一目百里。雖無洚水。亦爲凶年。況七八月之間。山裂石走。百川沸騰。五邑狂瀾。會于一夕。傾覆我室廬。漂蕩我家具。淪沒我稼穡。闕絕我民命。橫尸被野。冤氣蔽天。雖咸淳亦不如是之甚也。此豈小故哉。死者吾未如之何。而生者日就溝壑。尤爲可念。伏惟某官任父母斯民之責。推己溺己饑之心。散財發粟。偏加拯恤。德至渥也。旣而申奏朝廷。大捐稍廩。賊出泉符。使者跋履。巡按官吏奔走山谷。所以慰勞給助。恩已饗矣。然識者之慮。無餘憾於今日。深有憂於方來。何者。膏腴在下。而瀕溪礎瘠居高。而帶山下者宜秔。宜粳。宜秔高者宜粟。宜豆。宜油麻。又其次。則蕎麥。芋果。蔬菔。幸免十不二三。蓋濱溪者。洪水之所滙。帶山者。洪水之所發。浸者成芽。沒者就槁。衝突者砂石。縱橫者陵谷。易位凶年之禍。未有如是。

之慘者來春糴價翔踴細民艱食已無可疑講行賑濟又將次第而舉然賑濟於今日局面與去歲不同蓋承豐穰之後者易承凋瘵之餘者難吾邦自庚子之春講行勸分于今三年一舉而民猶樂從再舉而民力已竭三舉則元氣必絕矣是以講行於吳侍郎之時不勞趣辦上下歡然講行于趙都承之時科擾程督費力殊甚講行於今日實無良策蓋富家巨室亦立以待新令先有啼饑之憂況弱戶乎是故勸分之令難以復舉夙夜以思惟有籲哀朝廷歸命君父撥借四五萬石之米俟來春糴錢椿積秋成糴還朝廷決不以煩瀆爲罪本州又作急那融四五萬石之資日下差官收糴於浙西俟將來賑糴訖事此錢亦不患耗折但浙西晚禾將熟趁發運司未下知糴之令則數萬石之米攬先收拾止浙西一二中戶從容可辦此其次也大抵凶荒之餘必有盜賊攘奪之患計出無聊勢使然也但得乞米之奏轉糴之官即日就道便可徧諭鄉村告以此意使百姓知官司旣加振業于前又有措置於後必無貴糴之憂必無流莩之慮徘徊顧藉邪心自消然後糾結保伍申嚴號令按逐苛刻之吏禁戢暴橫之民庶幾千里之愁嘆自銷國家之根本益固誠非小補也

朋友服議

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日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訃次早排闥往哭之旣歟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於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吾夫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爲心喪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

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閔之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竝其次各有深淺稱其情而已僕於北山受教爲甚深豈可自同於流俗因思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此豈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總之經帶又曰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爲言擬也總麻之布十四升疑衰十五升卽白布深衣擬於吉服也蓋總衰服之極輕者也他無服矣止有弔服所以擬之註云弔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旣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素冠吉履無絢其弔服圖云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士朋友相爲服用弔服加麻加麻者卽加總之經帶是爲疑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爲弔服乎僕曰註固已云疑於吉服也況非止爲弔服親疾病時男女改服註曰庶人深衣又曰子爲父斬衰尸旣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袴徒跣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者又曰安知深衣爲弔服不爲麻純乎僕曰純之以彩者曰深衣也純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長衣以彩緣之袖長在外者則曰中衣各自有名不可亂也又曰子創爲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爲恠民矣僕曰以深衣爲弔服不爲麻純乎僕曰純之以彩者是服也勉齋黃先生考之爲最詳其書進之於朝藏於祕省板行于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而行之豈得於過僕於北山成服日服深衣加帶絰冠加絲武卽素委貌覆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爲恠越數日通齋葉仲成父來弔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襯幘加布帶其後共考儀禮至葬時

方用深衣加絰帶僕於是釋然知其無戾於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大庚公世家

天地變化后皇妙合有五子人曰混沌氏赫胥氏若木氏金天氏中央氏帝出乎震木德先王封若木於東方賓出日啓土功掌萬物之生列受姓氏爵爲上公子孫繁茂散居四方有三萬八千種其顯者有柏皇氏栗陸氏其餘材器皆足任使惟不失若木氏作酸之正性者獨梅氏之宗焉梅氏二子長曰不次曰仁不字伯華仁字仲實伯華者精神玉雪德馨遠聞風霜不得而摧沮東皇不得而料理也故世世以風節自高仲實者生意滿腔敕身堅若方其青純年少世味生澀遇之者裂吻蹙額縮舌憊齒及其體胖德老衣狐裘佩金玦色和氣溫時人美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耆旣而祚國於燕被玄袞與魯咸其治正天下精淳醸郁之味養民生日用之和與聖人同功在武丁時得傅說爰立作相以代咸命之曰昔甘盤虛己受和惟咸惟仁交濟厥德沃朕心用協調于萬邦爲治若和羹爾尙試乃前猷允協于中罔俾咸仁專美于我有商後世稱賢相者皆咸仁之緒餘云五世孫擗仕召南爲大夫佐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詩人歌之周公采而次之國風用之於閭門鄉黨邦國之化天子思擗之績徵其子蓀俎豆乎祭祀賓客之間俾修其祖業裂江南之地封之襲若木之爵都于大庚初孫卉仕王國與栗陸氏之後同封爲嘉侯以病坐廢依終南之族不遷遂分南北枝周衰秦一海內大興宮室渡渭屬之咸陽荒淫怠政事皆決

咸陽舉若木之族而悉焚之。昔之被服青黃丹墨之榮者皆煨燼之末。秦尚才棄德而梅君幸無以材稱者。伶傳礪谷固自若也。雖免於難而蕭條亦甚矣。於是南枝獨盛北枝寒落。漢一再傳。晁錯用事假托臭味。疎間骨肉腥穢。東南大庾之裔不復登廟堂。浮沈于世爲譙士。染人治人輩之所敬事。曹操引兵迷道。三軍病渴。蘿之雲仍有名林者。避世山澤。操詭於衆曰。吾引若等見林矣。軍士津津然喜躍。名重當時。尚如此。嗣伯華者。卒不偶於三代盛時。歷漢魏亦無聞人。當宋文帝陸凱落南見名春者。字一之。玉立壠首。驚喜歎賞。采驛薦之上國。天下始知名。又有莊名者。風姿清麗。尚武帝壽陽公主。副笄六珈。充耳琇瑩。光彩莫比。時人榮之。然伯華之風流醞籍。高蹈塵俗。蕭散孤特。喜徜徉於深山絕谷。斷橋流水。竹籬茅舍之外。與雪月爭妍。雖與徂徠十八公。渭上蒼庭筠。爲莫逆之交。然二子者。徒耐歲寒。不改其操。當是時。英彩煥發。清芬滿天地。二子拱手下風。不敢班也。後世乃有如莊者。慕富貴。失身帝王家。伯華之家聲頓減。一宗舍垢長往。唐宋文貞公鐵石心腸。爲時端人。伯華之枝。始有出而與之交。自是騷人詩士。爭先延致。苟非其人。語言無味也。至我本朝。如蘇黃輩。傾心從游。播之歌頌。惟處士林和靖。有暗香疎影之句。識者以爲善於形容。夫以冰清玉潔之姿。雅度孤標。與騷人詩士。醺風醉月於荒寒寂寞之濱。聲音氣味之孚感。宜也。自三代以下。未與有道者交也。引而置之莊岳之間。自伊川程夫子始。夫子中興聖學。英材萃門。嘗

進梅生藻而與之言曰。子知萬物之榮枯乎。此陰陽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逐葉。自有一榮枯。蓋各有一乾坤也。藻曰。物物各有一消長。亦不外乎一大消長。此理一分殊之謂乎。夫子莞爾而笑曰。藻也。始可謂言道也矣。梅生得聞大道之要。頗有矜色。同門有龜山楊先生者。深戒之。俾其好藏清豔。由是涵養益粹。紫陽朱夫子。一見如故人。有尊中句裏說盡心期之語。南軒張先生識于長沙王令尹坐上。自謂平生佳絕。無以踰此。往往因伯華而思仲實。慨然懷古於鼎味之中。遙遙世胄。人咏其德。久而不忘。根深本厚者。如是哉。東海之外。眞臘之虛。有隱士者。黃衣紫裏。清馨亹亹。襲人慕梅君之令聞。願爲假子。風骨絕不相似。世人安之而未察。又有名梁者。世傳其嘗佐禹治水。能興雲雨。越人祀之。其言荒誕。君子不取也。史臣曰。梅氏之先。有二族。一在商末。封爲伯。以忠誠諫紂。爲紂所醢。屈原、賈誼深悲之。漢成帝時。乾綱解紐。九鼎將移。南昌故吏名福者。乞斬佞臣頭。而姦邪爲之縮頸。至我宋有名堯臣者。與六一居士爲金石之交。以詩文稱。而忠諫不逮。吁。何其寂寂也。伯華仲實之後。盛衰不齊。毋足怪者。獨以愛華棄實之際。於此可以觀世變。近世好奇之士。又訪梅君之長老耆龐。龍鍾槁項而黃馘者。爭貴重之華實之衰。不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鼎鼐不調。尙僞忘真。至以鼻吸斗酢爲相業。獨魯咸子孫衍裕於天下廟堂之上。日夜思所以重其聲價。爲國家之大利。乃以回天下精湊釀郁之味。以養民生日用之和。爲不急之腐談。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託物作史以文爲戲自韓昌黎傳毛穎始當時貪常嗜瑣者咭咭然動其喙笑以爲怪惟柳柳州奇之又有革華傳非韓筆法它人竄入無疑至坡公乃作羅文葉嘉黃甘陸吉江瑤杜諸傳屏山劉公亦有蒼庭筠傳李忠定公又有武岡侯文城侯文信侯三傳亦各有寄興焉予與大庾公託契舊矣病暑無與語遐想風致爲作世家其源深流長有不容不盡著見者未必怪也終自媿其常且瑣耳

六義字原序

學之不古也，無一事得其正。字爲學之始，不得其正，尤甚焉。自皇頡史籀之制作，大壞於斯邈之手。由是訛增訛而謬生謬，展轉相因。文義舛鑿，最爲學大病。書之六義雖晦，而六書之名幸未湮沒。後人猶得以有所考。古人自小學則已，識其大要。今之老師宿儒，猶未能究其彷彿。蓋高者留心於道德性命，而不屑爲下者役志於功利進取，而不暇爲。故字學終無時而復明也。中間一二儒者，振意復古，而不本六義之旨，則文字之源流音訓之本末，何所折衷哉？古今字學之書，亦不爲少。惟許叔重說文，簡古詳備，亦坐六義之未精，而子母混雜。識者未深許之後，又有古文尙書行於世，名固可尊也。而字實非也。漢儒不識古文，猶能曰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固母也，字則子也。一字之中，既合二體，或三四體，必有一體爲母。子承母，天下之大義也。今觀其所以取爲母，又多其子焉。與母抗行，則於漢之法度，已不能守矣。夫六義者，惟象形、指事、當然爲母。蓋制字之義，始于象形。形不可盡象，而後屬之事，事不可盡指。而後屬之意，意不可盡會，而後屬之聲。曰意，曰聲，固非一體，則不可得而母也。明矣。曰轉注曰假借，尙有屬之母者，然母有不生，而子或生生不已者，不謂之母，又不可也。所謂本同而末異，源一而派分。此聖人所以立大宗小宗之

法焉。惟大小宗之法不立。故子母所以混淆而不分也。有能立宗法。以定其生生之本。于每部之中。字字訂核。別爲何義。其俗書亂政者。悉從而明辨之。豈不爲字學之大幸。惜未有肯任是責也。近世南山甘谷子、倪孟德父。留意於此有年矣。書未脫稿。他時足以名家。柏學識荒陋。雖未上知道德性命之奧。而下則免於功利進取之累。故暇日猶得游神於偏旁字畫之微。每有望洋之嘆。嘗讀易大傳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愚切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其畫之始而字之原乎。于是推此又爲制字之端。姑以許叔重所立字母五百四十字。先以六義分之。則每部之內。字字亦可以類推也。參之以賈昌朝之音辨。鄭夾漈之假借。五世偏旁之考。而甘谷之六書本義目錄附焉。因輯成編。將求正於好古博雅君子。紫陽子朱子常曰。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不理。會卻費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愚亦未知其有合於朱子之意云。淳祐元年陽日。

唐致政詩跋

予自兒童時。已知有鄉之尊老。曰致政唐公。亦間嘗得侍杖屨。聽語言。兩臉如丹。雙瞳如漆。步履如飛。和氣郁然。予固未嘗不起敬。而莫知所以請教也。後得見公自壽之詩。曰。君欲問予年。八十有七。百歲十分。

明昇置赤松，蕭然默坐于山水間。忽遇異人，兩目豁然。自是始歸取科第，得祿以養母。仕宦所至有聲，未衰輒掛冠。享上壽，骨健神清，挺然故家之喬木。而巍然宗廟之大蔡。予因是有感而嘆曰：禍福不常，得失難料。顧所以自修者，如何耳？方公蕭然默坐時，自分病廢，百念俱息。天君湛然，何有于世味？則其所以養而明、養而祿、仕而聲、壽而健者，豈有他哉？卽此時便是養生之要訣，其修身俟命之要旨，亦在此也。人之所以酣富貴、溺聲色、傷生喪節、靡靡成風者，正墮蔗境之甜耳。有能咀嚼公之詞，澹然太古之餘味，可以見羲皇而共安期矣。陳氏子元紹一日出示此卷，墨色清勁如新跋者已備。公之懿行，予不復述。止原公所以得壽之理而已。後生能保愛家藏，而尊尚之志亦淳雅，推此志而不倦，進德可量哉。

答王景梁

昔往南溪攀別，而逸駕竟已先驅。悵然而返，耿耿至今之日。伏奉手筆之光，慰感柏懷。謙詞滿紙，推予過情，此則非所敢當。宗兄坦夷磊落，刻厲辛勤，青雲之科，不占已孚。舉業如是足矣，邇此青春鼎盛，盍亦用工於根本之書，以培養其窮達之良心？開眼闔眼，無非受用之實地。記得朱子語錄中有一段說用舍行藏云：他人用無可行，舍無可藏。惟孔顏有以行，有以藏。于有事說得極重，雖未必當時聖人之意，於學者警發有功。若夫家貧親老，別無妙法，只有進德修業四字，須是念念在心，以聖賢爲標準。蓋自古無餓殺聖賢也。此某平生勸勉友朋之拙策，聞者莫不笑其迂，自謂忠於告人，莫出于此。若欲別求妙法，卽墮坑

落塹者紛紛皆是。審高明以爲然否。吾濟遠書諛語。彝儀皆在倚閣之數。併惟識察。

三姪字義說

寶祐癸丑之季冬十有一日乙卯奉伯氏命挈諸姪來歸教養。越三日進而告之曰。天之生是人也。莫不付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不以聖賢而加多。不以愚不肖而故少也。然託於此者爲氣質所拘。故有晦有明。爲物欲所蔽。故或絕或續。人之可以全其付託之初。而不爲氣質物欲所勝者。本學問之功歟。是以大學教人明明德必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以指其得之之由也。曰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者。言學問之成德容之展。而歎美之也。其餘義理詳密。予將次第爲汝等言之。思昔汝諸父之孤。大略亦汝等之年。其間聚散。夙衰禍患事變。不堪回首。今何忍言之哉。自是以往。予日夜望汝等有所成立。以承門戶之付託。長姪當以學問率之。蓋有所執持。則自有毅然不可犯之威。故朱子亦以毅釋僩字。長姪先已名僩。今字之以子毅。次名曰付。字之以子全。幼曰古倪。託字之以子可。三子思其命名之義。而勉之敬之。以副予望云。

自題小像

石筍巖巖。曷培而崇。繡湖洋洋。曷浚而通。茫茫遺緒。耿耿爾衷。就融爾氣。就肅爾容。稜稜霜月。習習春風。匪範爾德。用警爾慵。

學貫天人道原洙泗得北山之正傳實考亭之嫡嗣折衷百家之言發揮千古之祕辯義利似是之非析物理秋毫之細周旋禮法之中步趨高明之地著書滿家師表百世堂堂乎雄偉之姿浩浩乎剛大之氣身雖終於隱淪志則存乎經濟顧末學之晚生緬淵源之所自敬仰德容載惕載厲洪武癸亥臘月旣望范幹齋沐謹贊

魯齋箴有引

北山何基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旣爲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基子恭父作箴揭之基謂王子非魯者也而自以爲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聖門見謂爲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曾氏之效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爲之箴曰

維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咸具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於魯實學之績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辨聖門是纖是悉戰戰兢兢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里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稟之偏則懲則克義理之微則辯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人百已千明迺可必從而

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迺吾自賊歸咎於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侑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寧庵記

朱子

侍講王公病革顧謂其子瀚等曰生之有死如旦之有暮蓋理之必然也吾幸晚得歸息故廬今又以正終牖下是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者復何恨哉汝曹亦無過哀但兄弟友恭敬奉而母力學自立扶植門庭毋爲吾羞足矣語絕而逝諸子泣奉其教不敢違未幾而公夫人俞氏亦不起疾諸子旣奉兩柩合葬白沙石笋之原乃築祠堂庵舍以奉蒸嘗居守者而取公遺語命之曰寧庵買田百餘畝以給庵費輸王租而歛其遺餘以爲歲時增葺之備間以告予而請記所以名之之意予感王公之言足以見其所守之正死而後已又嘉伯海昆弟之能遵先志而不忍亡也因爲書其本末如此云新安
朱熹撰

魯齋集附錄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少習舉子業，試有司，遂絕意進取。從徐儒學著有論語纂遺詩文若干卷。

廣誌

先生諱柏，字會之，姓王氏。大父諱師愈，事龜山先生受易、論語。後與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三先生遊。文公謂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簡知阜陵，親擢崇政講官，以直煥章閣致仕。父諱潮，與其叔季執經問難考亭麗澤之門，克世其學。官終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僕都觀。先生其仲子也。生於慶元丁巳八月庚寅，州里世系已見文公所作煥章墓碑，茲不著。先生生稟高明，抱負閥偉，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欲以天下用其身，年逾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友人汪開之、元思向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文公去取之意。勉齋先生通釋尙闕論語，乃輯錄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名義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歷造考亭門人船山楊公、撝堂劉公而請問焉。」船山語以北山何子恭父嘗從勉齋得考亭之的傳，卽往從之。北山一見曰：「會之真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厲，致人百已千之功，有見有疑，必從北山就正。弗明弗措，問答累數百帖，每見北山以歸，充然自得。北山每稱之曰：「會之十二年工

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先生自謂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於四書通鑑綱目精之又精。一言之題。一點之訂。辭不加費。而義已著明。無非發本書之精體。開後學之耳目。手圖敬齋箴。畫出一敬字。爲日用躬行之則。夙興而起。深衣見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閑然。御羣子弟。色莊辭確。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雖疎淡。必潔。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痛先世遺書流落。多方搜拾。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爲之題識。幼孤。事伯兄恭敬友愛。惟恐少拂其意。中年同處。益盡和孺之樂。季氏早喪。孤寡來聚。綱維教育。一視無間。至割膏腴之田與之。從子偏剛。仲力學有雅趣。知所尊事。通財遜畔。進與比居。一門自爲師友。共學交遊。蓋甚樂也。先十年卒。先生哭之慟。收宗合族。規模宏遠。懦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立者。周恤之。施於朋友亦然。元思死。率朋友歛之。欲遂葬焉。其父不從。越十餘年。父死。始得與同窆。具述其志行。請銘于北山。以不朽之見。義勇爲不計有無。今人以爲難。先生則以爲常也。四方學者。至卽館之。久而不厭。隨其所學淺深。引誘啓迪。以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叩者無窮。其出愈新。又編朱子指要示之。不以義理之精微爲之嚮望。欲先其近易。而達乎遠大。又舉文公曰。大學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令人卻向外面狂走。此編如千蹊萬徑。廣立堠子。使人人皆可造大學門戶。此先生教人之大要法也。士大夫之仕其鄉。扣請者亦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

自遇其躬而已先生愛人以德大率類此庸齋趙公汝騰久軒蔡公抗平舟楊公棟來爲郡歎曰麗澤之有書院久矣設而不作師帥之恥也皆以講席延聘先生以北山未出辭既而部使者踵二先生之門請益力北山亦勉先生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增養士之田條列規畫創製器服廣置書籍俾諸生誦習作興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煥然一新上蔡書院落成台守星渚趙公景緯介平舟以書幣來聘且俾鄉守趙公崇絢勸之駕先生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敷揚經旨精粹瑩白聽者竦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率諸生製古衰服臨于郡見者始識先王之禮爲永式焉先生兩正堂席以維張世教爲重乖逢久速一不以累其心歸而講道于家書堂學子懷慕不已不遠數百里面講書請往來不置晚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雖少壯有所不逮孳孳述作不知老之將至今年夏五月感微恙瘳已踰月忽謂子愆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曰有生必有死天地之常予已大幸年過祖父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所編述未經有道訂正不可輕以示人一夕與江西學者論學俄以倦就睡戒子弟勿強我藥自是不語不食者幾旬垂沒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時咸淳甲戌七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行心喪禮麗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書堂諸生或衰絰爲位聚哭或踰嶺阻奔赴朝野莫不嗟惜傷吾道之不幸也先生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如干將莫邪所向肯綮迎刃自解凡文公發其

端而未竟致其疑而未決與夫諸儒先開明之所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以復經傳之舊於易則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也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也推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耦下奇莫匪自然於是後天之義始明大象者夫子之經也漢儒冠于爻辭之前而後無所屬尾于彖傳之後而前不相承乃倫比象經次于彖爻二經之下古之冊書作上下兩列故易有上下經非以上下各自爲先後合而觀之自有精義夫子作十翼不應自著子曰字其亦中庸之子曰乎是殆子思參考夫子之言而著爲二書於書則謂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古今經傳之宗祖乎定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經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先儒謂此乃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是也於詩則謂今之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槩謂古詩取以補亡耳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穠矣其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麤若風若雅若頌亦必辨其正變次其先後黜鄭衛諸淫奔之詩定爲經傳若干篇於春秋則謂文公雖無成書而門人纂記固已一洗歷代穿鑿之陋乃輯爲發揮以明春秋大義於魯經則謂聖人之言行萬世之大經也曰語曰子不得與二帝三王之書竝列理宗皇帝命陸論語爲經前是時講官毅齋徐公請錫名魯經詔國子監奉行與六經竝宰相指爲迂闊不行先生上承理皇光闡斯文之盛意屬辭聯事

集爲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且訂大學致知格物章之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他正錯簡明舊旨。未易悉數。通鑑綱目書法。凡例不傳。極力搜訪。得諸天台趙氏鋟之梓。又考通鑑之初語。卽外傳之終語。知司馬公未嘗不拳拳於外傳。增加本末。附之論辨。首以魯經。終於五代。爲續國語。外至天文、地志、律歷、井田。旁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論著。沿流沂源。會歸至理。所著述有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闡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十六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道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嗚呼。證古難也。復古尤難也。明道難也。任道尤難也。朱張呂三先生同生於一時。皆以承濂洛之統爲身任者也。張呂不得其壽。僅及終身。經綸未展。論著靡竟。獨文公立朝之時少居閑之日多。大肆其力於聖經賢傳。刊黜詩書之小序。紹復易、春秋之元經。定著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章句。以立萬世之法程。北山魯齋二先生同生於一鄉。亦皆以續考亭之傳爲身任者也。北山深潛冲澹。精體默融。志在尙行。訥於立言。

魯齋通睿絕識足以窮聖賢之精蘊雄詞偉論足以發理象之微著稔於北山講貫之素精於有體有用之學進有可行之具退有可藏之資倘使得時達道則陳善閉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表儒效之卓顧乃僅正麗澤聖則之臯比陋巷堅坐名聞益彰近臣列其行義於朝朝下郡守錄所著書來上先生不以出追嗣皇訪落方有倚重耆碩之議而先生已不及聞矣一時之勳業有限萬世之道學無窮先生閔聖經之寢堙憂聖賢之無傳上自羲畫上逮魯經莫不索隱精訂以還遺經之舊以承考亭之志確乎其任道之勇也或者乃謂經以講解辯訂而明亦以釐析類合而陋吁是何言也昔吾夫子之於詩書禮樂也以其殘缺散逸之餘經之綸之然後各得其所若但踵故襲訛一無沿革則亦無事於刪之正之矣矧先生一更一定皆有授證一析一合不添隻字秩秩乎其舊經之完也炳炳乎其本旨之明也而亦何陋之有哉先生題春秋發揮曰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大法千五百年爲諸儒刻鏤幾碎至是始完且明豈非天乎朱子於諸經縷析毫分殆無遺義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是亦天也卽先生之言可以知先生之心後之君子因其詳於訂而未輕於復取而約之勒成一代之巨典以垂萬世之成憲唐虞夏商洙泗之書至我朝而大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至我朝而大明邇其所自先生之功偉矣則摭其言行以詔方來詎可略歟其配樓氏先二十七年卒葬金華縣婺女鄉金村之懷原至是始定同兆圖其主向廣狹淺深之宜就其子忿貽書其友葉由庚曰今秋欲營藏身之所誦百年同逆旅一壑我平

生之句深有感焉此地得之天賜日者皆不許亦任之耳非人著力得未祝順天所命以保耆壽實訣友絕筆也甫屆秋而先生夢奠矣其誠精明達蓋如此憇尊遺戒以其終之年十有一月甲申奉先生之柩合葬樓夫人之壙一子卽憇一女適迪功郎處州錄事參軍康道元及寡而嫠秉志弗渝憇以治命不求誌銘俾由庚敍次歲月梗槩由庚登門受教不爲不久未能得其遠者大者何足以表章盛德門人謂先生進而不獲施之於時退而所以傳之於後者或無考焉是則吾黨之罪焉耳矧子四十年從遊知之爲深其何可辭乃爲具論言行本末大致如此而不自知其昧於識壙之體也請刻而納諸幽留其副於家以俟異日太史氏之採擇云

祭文

金履祥

維咸淳十年歲在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先師魯齋先生堂長聘君王公之靈曰文運重明鼎盛乾淳集厥大成越惟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鼈峯之傳北山之陽猶歟先生世溯淵源考亭遺書力探精研卒於北山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旣聞道悉斂豪英克己似顏弘毅似曾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卽事卽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辯析羣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度其大用隨其舉措表裏輝映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肅然製人日明霜潔玉栗金精內明外齊閨

門朝廷遇事理棼神運權稱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造成臯比所至焉魚高深孰謂斯人而不用世晚益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羣賢明揚薦聞元祐訪落伊川弓旌如何昊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夢奠檻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隱弗耀嗚呼哀哉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弘福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次明升昔我大故貧不克葬先生賙之復視其壙引義返正師訓有嚴始拘謬悠卒踐師言培養拓充雖未克稱環堵殮蔬罔敢越隕勉我力學以大發揮方期卒業遠遊來歸時夏請益至已微疾爲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喜介寧竟聞淵冰哀我茲今有間無徵我思儀形儼其如在豈聞先生而容有改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哀道窮斯文不磨先生不亡蠲奠以辭鑒我哀恫嗚呼哀哉尚饗

告謚文

金履祥

竊惟先王之制生有爵以攢其德歿有謚以表其行是皆命於天子而太史定其賜小史讀其謚幼而不誅長賤而不得誅貴諸侯不得私相爲謚至春秋之世則國自謚矣然鄉大夫之謚猶命於其國之君若夫生不能用死而誅之子貢猶議其非禮下至漢晉隋唐德或不見用而爵或不稱德於是清議在下而朋友門人始私謚其師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德耀之倫是也橫渠子張子之喪關中學者欲以明誠中子謚之而溫公以爲非古然則上遵朝廷已定之命而下伸門人清議之公此豈非古今之通議而

濟世綜物其著述規爲足以解棼立度雖道在經綸而遠厭進取雖名播縉紳而安老陋巷咸淳癸酉侍從有列薦之章迨至甲戌先朝有特詔之義先生固未必起也而適不幸以卒朝野惜之於是國子祭酒楊公文仲列請於朝乞謚北山何先生追贈先生仍乞一體賜謚公朝敷奏特贈承事郎仍同賜謚事下太常以一德一心踐行不爽謚北山曰定以廣聞多能行善可記謚先生曰憲事上得可已劄付其家照應矣然北山先生有累命之爵故謚告卽下先生歿有始贈之命故贈告先下又以一字之謚乃七先生節一之例而文公師生上自羅李下迨黃陳例從二謚上悉連文所以明一原盡衆美故再加北山曰文定已形誥辭亦再加先生曰文憲將頒後命而警告日急大勢阽危禮文之事未遑變故之來已極自是以後十餘年故舊彫零生徒散失大懼履祥等一旦淪胥上未能竟先朝之再命下無以表清議之同尊請也況有前朝之遺命乎謹依省劄謚憲之明文述朝旨加文之餘意敬謚先生曰文憲改題墓道之碑式昭崇德允終節惠興起方來永遠無斁惟先生之神尙歆受之敢告